



高加索的俘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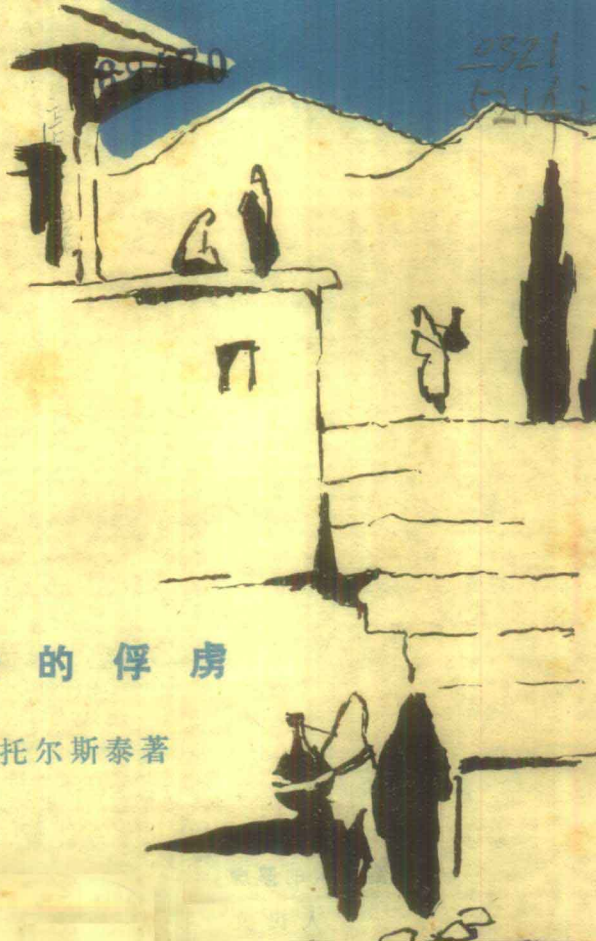
列·托尔斯泰著

0321
5214;2

0321
5214;2

高加索的俘虏

[俄]列·托尔斯泰著



高尔基的俘虏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6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印张 $2\frac{13}{16}$ 插页 2

1979年10月北京第1版 1979年10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690,001—100,000

书号 10019·858

定价 0.26 元

编 者 的 话

在这个小册子里，我们向亲爱的小读者介绍十九世纪三位俄国大作家屠格涅夫、列·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三个短篇小说。

屠格涅夫(1818—1883)的《白净草原》选自他著名的《猎人笔记》。在这里，作者非常富有诗意地描写五个农家孩子在夜牧时围着火堆坐着，津津有味地讲述着淹死鬼、家神、人鱼、林妖等虚构的故事，使人仿佛身临其境。他们对于传说与神话的浓厚兴趣，固然反映了农奴制下的农民的迷信，同时也揭示了这些具有丰富想象力的孩子们的内心世界。

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托尔斯泰(1828—1910)创作了许多不朽的巨著，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为孩子们写作。《高加索的俘虏》是他根据在高加索当炮兵军官时的亲身体验，专为少年儿童写的一个生动真实的故事。故事引人入胜地描述一个俄罗斯

军官席林被高加索山中的鞑靼人俘虏后的遭遇和他
不屈不挠、一定要逃回去的英勇精神，还描写了善
良、纯朴的鞑靼小姑娘吉娜怎样帮助他逃走。

契诃夫(1860—1904)在他二十四年的创作活动
中写下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并且使这个体裁达到了
尽善尽美的境界，他笔下的许多形象已经进入了世
界文学的宝库。契诃夫不仅善于描述人物的内心生
活，在《卡什唐卡》里，他还细腻真实地描写了一只
狗的心理，读来感到非常逼真。

亲爱的小读者，这里我们仅仅介绍了三位俄罗
斯大作家的创作的极小一部分，他们的创作是人类
精神宝库中的瑰宝，希望你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能
在这个宝库里发掘更多的宝藏。

目 次

白净草原	屠格涅夫 (1)
高加索的俘虏	列·托尔斯泰 (36)
卡什唐卡	契诃夫 (78)

白 净 草 原

屠格涅夫

这是七月里的晴朗的一天，只有天气稳定的时候才能有这样的日子。从清早起天色就明朗；朝霞不象火一样燃烧，而散布着柔和的红晕。太阳——不象炎热的旱天那样火辣辣的，不象暴风雨前那样暗红色的，却显得明净清澈，灿烂可爱——从一片狭长的云底下宁静地浮出来，发出清爽的光辉，沉浸在淡紫色的云雾中。舒展着的白云上面的细边，发出象小蛇一般的闪光，这光彩好象炼过的银子，……但是忽然又迸出动摇不定的光线，——于是愉快地、庄严地、飞也似地升起那雄伟的发光体来。到了正午时候，往往出现许多有柔软的白边的、金灰色的、圆而高的云块。这些云块好象许多岛屿，散布在无边地泛滥的河流中，周围环绕着纯青色的、极其清澈的支流，它们停留在原地，差不多一动也不动；在远处靠近天际的地方，这些云块互相移近，紧挨在一

起，它们中间的青天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它们本身也象天空一样是蔚蓝色的，因为它们都浸透了光和热。天边的颜色是朦胧的、淡紫色的，整整一天都没有发生变化，而且四周围都是一样的；没有一个地方暗沉沉，没有一个地方酝酿着雷雨；只是有的地方挂着浅蓝色的带子：这便是正在洒着不易看出的细雨。傍晚，这些云块消失了；其中最后一批象烟气一样游移不定而略带黑色的云块，映着落日形成了玫瑰色的团块；在太阳象升起时一样宁静地落下去的地方，鲜红色的光辉短暂地照临着渐渐昏黑的大地，太白星象有人小心地擎着走的蜡烛一般悄悄地闪烁着出现在这上面。在这些日子，一切色彩都柔和起来，明净而并不鲜艳；一切都带着一种动人的温柔感。在这些日子，天气有时热得厉害，有时田野的斜坡上甚至闷热；但是风把郁积的热气吹散，赶走，旋风——是天气稳定不变的确实的征候——形成高高的白色柱子，沿着道路，穿过耕地游移着。在干燥而清净的空气中，散布着苦艾、割了的黑麦和荞麦的气味；甚至在入夜以前一小时还感觉不到一点湿气。这种天气是农人割麦所盼望的天气。……

正是在这样的日子，我有一次到图拉省契伦县

去打松鸡。我找到并打落了很多野味；装得满满的猎袋毫不容情地压痛我的肩膀，然而一直等到晚霞消失，寒冷的影子开始凝集并散布在虽然不再受到夕阳照耀却还是很明亮的空气中的时候，我才决心回家去。我用迅速的脚步穿过了一片长长的灌木丛，爬上小丘，一看，并不是我意料中那片熟悉的、右面有一个橡树林而远处有一所低矮的白色教堂的平原，却是完全不同的、我所不认识的地方。我的脚下伸展着一个狭小的山谷；正对面峭壁似地矗立着一片茂密的白杨树林。我疑惑地站住了，回头一望。……“啊呀！”我想，“我完全走错了路，太偏右了。”我对这错误自己觉得吃惊，急忙走下小丘。一种不愉快的、凝滞的湿气立刻包围了我，仿佛我走进了地窖里似的；山谷底上的高高的茂盛的草全部是潮湿的，形成平坦的白茫茫的一片；在这上面走路有些害怕。我赶快走到另一边，向左拐弯，沿着白杨树林走去。蝙蝠已经在白杨树林的静息的树梢上飞翔着，神秘地在薄暗的天空中盘旋着，颤动着；一只迟归的小鸱鹰在高空中敏捷地一直飞过，赶回自己的巢里去了。“好，我只要走到那一头，”我心里想，“立刻就有路了，可是我走了一俄里光景的冤枉路！”

我终于走到了树林的尽头，然而那里并没有路：有一些未曾刈草的低矮的灌木丛辽阔地展现在我面前，在它们后面，远远地望得见一片荒凉的原野。我又站定了。“怎么有这样怪的事？……我走到什么地方来了？”我就回想这一天之内怎样选的路，走过什么地方……“哈！这原来是巴拉兴灌木丛！”最后我叫起来，“一点也不错！那边大概是新杰叶夫小树林……我怎么走到了这地方？走得这么远？……奇怪！现在又得向右走了。”

我拐向右面，穿过灌木丛去。这时候夜色象阴霾一般迫近起来，浓重起来；仿佛黑暗随着夜气同时从各方面升起，甚至从高处流下来。我发现了一条崎岖的、杂草丛生的小路；我就沿着这条路走去，一面用心地向前探望。四周的一切很快地黑暗起来，寂静起来，只有鹌鹑偶然啼叫。一只小小的夜鸟展着柔软的翅膀，悄然无声地低低飞翔着，几乎碰撞了我，连忙惊慌地潜向一旁去了。我走出了灌木丛，沿着田埂走去。现在我分辨起远处的事物来很困难了：四周的田野朦胧地发白；田野的那面，阴沉的黑暗形成巨大的团块升起来，越来越迫近了。我的脚步声在凝滞的空气中发出钝重的回声。苍白的天空又发

出蓝色，——但这回是夜天的蓝色了。星星在天空中闪动着。

我起先认为小树林的，原来是一个黑暗的圆形的丘陵。“我到底走到什么地方来了？”我出声地重复说一遍，第三次站定了，疑问地看看我那只所有的四足动物中绝顶聪明的英国种斑黄猎狗强卡。但是这四足动物中最聪明的家伙只是摇着尾巴，没精打采地眨眨疲倦的眼睛，并没有给我任何有用的忠告。我对它觉得惭愧起来，就拚命地向前迈进，仿佛恍然明白了应该往哪里去似的。我绕过丘陵，来到了一片不很深的、周围耕种过的凹地里。一种奇怪的感觉立刻支配了我。这凹地形状很象一只边缘倾斜的周正的锅子；凹地底上矗立着几块很大的白石头，——它们仿佛是爬到这地方来开秘密会议的，——这里面那么沉寂、荒凉，天空那么平坦地、凄凉地挂在它上面，竟使得我的心揪起来。有一只小野兽在石头中间微弱地、悲哀地尖叫了一声。我连忙回身跑上丘陵去。在这以前，我一直没有失去找寻归路的希望；但是到了这时候，我终于确信我已经完全迷路，就绝不再想去辨认几乎完全沉浸在朦胧中的附近的地方，只管看着星辰的方位，一直信步走

去……我困难地拖着两条腿，这样走了约半小时。我觉得有生以来没有到过这样荒凉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看得见一点火光，听得见一点声响。一个平坦的山坡更换了另一个，原野无穷尽地连接着原野，灌木丛仿佛突然从地下升起在我的鼻子前面。我一直走着，已经打算在什么地方野宿到早晨了，突然走到了一个可怕的深渊上。

我连忙缩回了跨出去脚，通过黑夜的微微透明的朦胧之色，看见下面很低的地方有一片大平原。一条宽阔的河流作半圆形向前流去，围绕着这平原；河水的钢铁一般的反光有时模糊地闪烁着，指示着河流的经行。我所站着的小山冈突然低落，几乎形成垂直的峭壁；它的庞大的轮廓黑沉沉地突出在苍茫的虚空中，就在我的下面，在这峭壁和平原所形成的角里，在静止的、象黑镜一般的一段河流旁边，在小山冈的陡坡下面，有两堆火相并地发出红焰，冒着烟气。火堆周围有几个人蠢动着，影子摇晃着，有时清楚地映出一个小小的、鬃发的头的前半面来……

我终于认清楚了我所来的地方。这草原就是我们附近一带有名的所谓白净草原。……但回家是决不可能的了，尤其是在夜里，两腿已经疲劳得发

软。我决心到火堆那里去，加入我认为是牧人的人群，直等到天亮。我顺利地走到了下面，但是我的手还没有放开我所攀援的最后一根树枝，忽然两只高大的、长毛蓬松的白狗凶狠地吠着向我冲过来。火堆旁边传来孩子的响亮的声音；两三个男孩子很快地从地上站起来。我答应了他们的诘问的喊声。他们跑到我这里来，立刻叫回了由于我的强卡的出现而特别吃惊的两只狗，我就走到他们那里。

我把坐在火堆周围的人认为是牧人，原来是弄错了。他们只是附近村庄上看守马群的农家孩子。在我们那里，当炎热的夏天，人们往往在夜间把马赶到原野上来吃草，因为白天苍蝇和牛虻使它们不得安宁。把马群在日暮之前赶出来，在天亮的时候赶回去，是农家孩子们的一件大乐事。他们不戴帽子，穿着旧的短皮袄，坐在最活泼的驽马上，愉快地叫喊着，手舞足蹈地向前飞驰，高高地颠动，大声地欢笑。轻微的尘埃形成黄色的柱子升起来，沿着道路疾驰，整齐的马蹄声远远地传布开去，马儿竖起了耳朵奔跑；当头飞驰着一匹棕黄色的乱毛马，这马竖起尾巴，不断地换着步调，凌乱的鬃毛上带着牛蒡种子。

我告诉孩子们，说我是迷了路的，就坐在他们旁

边了。他们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接着静默了一会，让出点位置来。我们略微谈了几句。我就躺在一株被啃光了的小灌木底下，开始向四周眺望。这景象很奇妙：火堆周围有一个圆形的、淡红色的光圈在颤动着，仿佛被黑暗阻住而停滞在那里的样子；火焰炽烈起来，有时向这光圈外面投射出急速的反光；火光的尖细的舌头舐一舐光秃秃的柳树枝条，一下子就消失了；接着，尖锐的长长的黑影突然侵入，一直达到火的地方；黑暗在和光明斗争了。有的时候，当火焰较弱而光圈缩小的时候，在迫近过来的黑暗中突然现出一个有弯曲的白鼻梁的枣红色马头，或是一个纯白的马头，迅速地嚼着长长的草，注意地、迟钝地向我们看看，接着又低下头去，立刻不见了。只听见它继续咀嚼和打响鼻的声音。从光明的地方，难以看出黑暗中的情状，所以附近的一切都好象遮着一重几近于黑色的帷幕；但是在远处靠近天际的地方，可以隐约地看见丘陵和树林的长长的影子。黑暗而纯洁的天空显示出无限神秘的壮丽，庄严地、高远无极地笼罩在我们上面。吸取这种特殊的、醉人的新鲜气味——俄罗斯夏夜的气味，使人胸中感到一种愉快的紧缩。四周几乎听不见一点儿声响。……只

是有时在近旁的河里突然响出大鱼泼水的声音，岸边的芦苇被飘来的波浪微微冲击着，发出低弱的瑟瑟声……只有火轻轻地哔哔喇喇地响着。

孩子们围绕火堆坐着；曾经想吃掉我的那两只狗也坐在这里。它们对于我的在场，很久不能容忍，瞌睡朦胧地眯着眼睛，斜望着火堆，有时带着极度的自尊心而吼叫；起初是吼叫，后来略带哀鸣，仿佛在惋惜自己的愿望不能实现。孩子共有五人：费嘉、巴夫路霞、伊柳霞、科斯佳和凡尼亚。（我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了他们的名字，现在就想要介绍读者和他们相识。）

第一个，最年长的，是费嘉，看来大约有十四岁。这是一个身材匀称的孩子，相貌漂亮、清秀而略觉小巧，长着一头淡黄色的鬈发，眼睛明亮，经常作半愉快、半不经心的微笑。从各种特征上看来，他是属于富裕的家庭的，到原野上来并不是为了生活关系，却只是为了娱乐。他穿着一件镶黄边的印花布衬衫，披着一件小小的新上衣，这上衣几乎要从他的狭小的肩膀上滑下来的样子；浅蓝色的腰带上挂着一个小梳子。他那双低统子的靴子正是他自己的，而不是他父亲的。第二个孩子巴夫路霞长着一头蓬松的

黑发，眼睛灰色，颧骨宽阔，面孔苍白而有麻点，嘴巴很大，但是生得端正，头非常大，正如人们所谓象啤酒锅，身体矮壮而粗拙。这孩子并不漂亮，——这是无可疑议的！——然而我还是喜欢他：他的眼光非常聪明而正直，而且他的声音很有力量。他的服装并不讲究，只是普通的麻布衬衫和打补丁的裤子而已。第三人伊柳霞相貌很平凡：钩鼻子，长面孔，眼睛眯紧，脸上表现出一种迟钝的、病态的忧虑；他那紧闭的嘴唇一动也不动，蹙紧的眉头从不展开，——他仿佛为了怕火而一直眯着眼睛。他那黄色而几近于白的头发形成尖尖的涡髻，突出在戴得很低的小毡帽下面，他常常用两手把这小毡帽拉到耳朵上来。他穿着新的草鞋和包脚布；一根粗绳子在他身上围绕三匝，精密地束住他那整洁的黑色长袍。他和巴夫路霞看来都不出十二岁。第四人科斯佳是一个年约十岁的孩子，他那沉思的、悲伤的眼光引起我的好奇心。他的脸庞不大，瘦削而有雀斑，下巴尖尖的，象松鼠一样；嘴唇不大看得出；然而他那双乌黑的、水汪汪的大眼睛给人以异样的印象；这双眼睛似乎想表达什么意思，可是语言（至少他的语言）却表达不出来。他的身材矮小，体格虚弱，穿得十分贫苦。

最后一人凡尼亚，我起初竟没有注意到：他躺在地上，安静地蜷伏在一条凹凸不平的席子底下，只是偶尔从席子底下伸出他那淡褐色的、髻发的头来。这孩子至多不过七岁。

我就这样躺在一旁的灌木底下眺望这些孩子们。有一堆火上面挂着一只小锅子，锅子里煮着马铃薯。巴夫路霞照看着它，正在跪着用一条木片伸进沸腾的水里去试探。费嘉躺着，把头支在一条胳膊肘上，敞开着上衣的衣襟。伊柳霞坐在科斯佳旁边，老是紧张地眯住眼睛。科斯佳略微低下头，向远方的某处眺望。凡尼亚在他的席子底下一动也不动。我假装睡着了。孩子们渐渐地又谈起话来了。

起初他们谈着闲天，谈这样，谈那样，谈明天的工作，谈马；可是突然费嘉转向伊柳霞，仿佛重新继续中断了的话头似地问他：

“喂，那么你真的看见过家神^①吗？”

“不，我没有看见过，他是看不见的，”伊柳霞用嘶哑而微弱的声音回答，这声音同他脸上的表情再适合没有了，“不过我听见过。……而且不止我一个

① 根据民间的迷信传说，家神是一种神奇的怪物，每一家人家都有。